

中国摄影家

CHINA PHOTOGRAPHERS

ZHU XIANMIN

主编 陈小波

朱宪民

黄河等你来

ON THE YELLOW RIVER



朱宪民用一生记录一条伟大的河流
乡愁的境界在他那里变得温暖而通达
那些照片上
有善意更有力量
还有那些我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光荣的苦难
低微的平和 →

中国摄影家·朱宪民

黄河等你来

主编 陈小波

ON THE YELLOW RIVER

CHINA PHOTOGRAPHERS: ZHU XIANMI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等你来/陈小波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摄影家·朱宪民)

ISBN 978-7-300-08450-3

I. 黄…

II. 陈…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摄影艺术—艺术评论—中国

IV. J421 J4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0469号

中国摄影家·朱宪民

黄河等你来

主编 陈小波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秋雨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规 格 190mm×245mm 16开本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字 数 58 000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朱宪民用三十年的时间为这条大河留下了影像足迹。无论是《黄河渡口》，还是《打麦场上的母女》，朱宪民用朴实的图像传递着黄河流域百姓的喜怒哀乐。

与其说朱宪民的黄河情结是对自己故乡故土的眷恋，不如说是对劳动者永远无法释怀的牵挂。即便是在“文革”时代，他的影像依然散发着关注普通人的温情；即便来到北京、广东、香港，他的影像中洋溢的仍然是普通人的普通快乐。朱宪民的作品自然、温暖、随意、归真，像匍匐于大地的草一样，将根深深扎入土地，又将茎叶向四处延伸，由此变得更加繁茂。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赠言朱宪民：“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

——编者

中国摄影家



特约编辑 谱 庄

责任编辑 费小琳

唐 奇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图文设计 李亚杰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这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急流涌来，急流涌过。世界的变化在加速，中国犹然。谁还记得从白石桥到中关村的那条破路，偶或有辆机动车从浓密的树荫下开过，树荫下一个老太太坐在蝉声下面，坐在两个大保温瓶后卖三分一根的冰棍？1971年，取水路从苏州到杭州，客船转在连绵不断的芦苇荡里，那景象更像唐宋人笔下的画卷，离开三十几年后的两岸楼房灯光却非常非常遥远了。现在的少年青年，听说“文革”，听说1976……影影绰绰，像是听玄宗的故事。说起这些，连我们自己也难免有隔世之感。生活流水般逝去，一些镜头抓住我们，仿佛我们要通过它们抓住生活。眼前的这套书借助比我们自己更广阔的视野，更具穿透力的视线，把这些镜头摆到我们眼前。

照相机镜头未必从不撒谎（想想“大跃进”时期那张新立村人民公社两个村姑坐在亩产可达12万斤的稻子上的照片），但它在纪实方面确有优势。纪实，当然不是照抄现实——从来没有照抄现实那回事。纪实摄影师通过纪实手法，展现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展现他们自己的心灵；一如真正的艺术摄影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世界和心灵的另一面真实。眼前的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它们同时是对现实的理解。

这十位摄影师都是研究者，他们的摄影作品、他们的生活历程，无不表明这一点。他们在借助相机进行研究，研究并不只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专长。实际上，由于远离现实生活，尤其由于丧失真切的关怀，学院研究越来越接近于语词的癌变，只在叽叽喳喳的研讨会上才适合生存。而这十位研究者，无论风格和题材多么不同，各个都执著于真切的关怀，关注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一群人……他们对某一片断现实的关注引发我们的关注，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启发我们的思考。

一个山村是一个世界。世界之为世界，不在于涵盖的面积广大，你可以从北京飞到巴黎，从巴黎飞到圣保罗，可你出出入入的，只不过是会场，你听的说的，还是上次会议说过听过的那些话。这里也许有全球化，但没有世界。世界是我们取食于此、欢笑于此、相濡以沫于此、丧葬于此的生活整体。这套

摄影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才是世界。

一条河、一个山村、一座城，那里生活着一些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纪实摄影师把镜头对准百姓，这该不是偶然的。这里才有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影像。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那么绚烂，但由于紧接地气而实实在在。今天，满街广告上，满电视荧屏上，都是靓丽的影像。它们都像从工艺品厂新出炉的工艺品，没有土地，没有历史；漂亮，然后空空如也。当年我们满眼看到的是空洞的政治宣传品，在心智健全的人眼里，理想一旦流于空洞就不再是理想，只是令人厌恶的欺骗；我猜想今天心智健全的青年看到那些空洞的靓丽，也早觉得厌倦甚至厌恶了吧。

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影像却并不缺少美。我是个外行，无力从形象配置、采光滤光、抽象质感来谈论这些作品。但你翻开每一本书，你怎会不知道这是一幅出色的艺术作品呢？我不懂怎样让照片产生质感，我猜想仅仅让照片产生质感是不够的，那背后更需要生活的质感。我，像很多日子过得不错的城里人一样，习惯了浮光掠影。在这些照片中，生活的质感在顽强呈现，它们在纪实的同时，似乎也在召唤，把我们大家唤向较为质朴的生活。

陈嘉映：哲学家

2007年8月9日写于北京

主编的话

二十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历了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年代，我们共有的精神场域成为我的宝藏。

我一直对那些研究历史的人怀有深深敬意。我也对那些研究摄影史的同行怀有深深敬意。无论是两年前做的“摄影家访谈系列”，还是这次编辑“中国摄影家”丛书，我的本意都不是要刻意证明这些记录者的记录何等有价。我只是想为将来的摄影史留下一份有根据的历史叙述，提供一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纪实摄影的切入点。

在这里，摄影家将为我们展示个人的摄影历程甚至生命历程。我们能听到当事人——中国重要的十位纪实摄影家对自己的坚定陈述与界定，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局限和疆界，我们还可以读到影像学者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为解读摄影家所提供的引导。

做报道摄影编辑二十余年，我的工作决定了我始终关注纪实摄影中健康力量的成长，也决定了我与这样的摄影家不弃不离，互相引为同道。

这里选择的十位摄影家不是摄影英雄，但他们立足土厚水深的大地，是一些真正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情感，长时间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的摄影者。在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他们记录了切切实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瞬间和社会形态。他们的摄影描述人的处境，每一幅照片都和人的心灵直接发生关系。

朱宪民用一生记录一条伟大的河流，乡愁的境界在他那里变得温暖而通达；吴家林边地独行，守住本分，他宿命：“命定该我拍下来的东西我一定不会错过”；胡武功的“民间记忆”所具有的原创力来自他内在的思想深度，他心灵的力量在每一幅照片上打下烙印；侯登科拍摄西部地区候鸟一般的麦客，自己却像候鸟一样追逐着炽热的阳光离我们远去，今天在这里展现的侯登科作品已然成为永恒的经典；王文澜以他罕见的感悟和微妙的平衡能力，从中国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中积累着无尽宝藏；贺延光在业内获得的尊严来自于他的责任感，他坚持常识，把对事实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放在职业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于德水如一块水中的顽石，淡淡地立定激流，他的情感和作品早已

与泥土糅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姜健试图让私人图像成为公共记忆，他的环境肖像系列成为中原农民生存状态的视觉文献；王征采集的大规模的文字与图像构成有关回民的一段历史，对本民族的卓绝记录成为自己的巅峰之作；黑明所寻找的尽可能是公共话题而不是摄影话题，他也由一个普通的摄影者变成“命运观察家”……

感谢摄影家，他们的天才和个性给我灵感。虽然做朋友多年，因着这套书，我和他们往返于我们之间的智慧通道，无数次地倾谈和聆听。

他们借我力道，使我完成了心愿……

陈小波

2007年8月8日写于北京

大力士安泰的神力来自坚实的大地

作为一个摄影者，以纪实的手法表现作品的内容，诠释对生命、对生活的理解，这是我多年来对摄影艺术的追求。如果我的作品能够给人带来“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就足矣。

摄影为人间目击，要传达人性的课题。它将生活解剖给人们看，看一个孩子脸孔上显示出的忧喜，看百姓眼睛里的不屈与渴望，看人类历史走过的每一个深深浅浅的脚印。

大力士安泰的神力来自坚实的大地。同样，摄影的力量来源于生活。1932—1936年，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农庄安全管理处，30名摄影者齐刷刷地将镜头对准那些公路上的难民，那些受挫折、被遗忘和得不到援助的家庭，那些怀着最大的同情心和尊敬心所摄取的、丝毫不矫揉造作的纪实图片（见左下图）给了公众强烈的震撼，也给了我强烈的震撼。从看到这些作品的那天开始，我知道了我的摄影之路应该怎样前行。从此，我的摄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和黄河岸边的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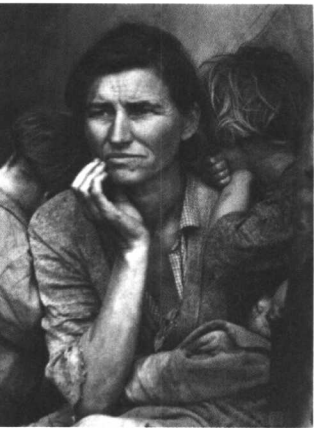
我对黄河文化情有独钟。黄河流域的五千年文化造就了中华文明，形成了博大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为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黄河又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对她我有一种孩子对母亲般的依恋之情。所以说黄河是我摄影生命之本。

从事摄影已有几十年，我背着行装由黄河岸边走来，又背着相机向黄河岸边走去，走入中原儿女、父老乡亲。在那里，我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根”；我把“黄河人”作为自己的创作重点。那里的生活谈不上富裕，但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苦中有乐，怨中有爱，落后中有进步；他们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运动中，洋溢着一种朴实纯厚的美。如果我不倾心去表现我的这些父老乡亲，就愧为黄河的儿子。

黄河的拍摄，我情也切切，意也切切；苦也深深，乐也深深；面对黄河，我该怎样诉说才能向你表达一个黄河儿女的情思呢？我该怎样才能将你的恢宏博大、凝重深厚、喜怒哀乐吟诵出来呢？我该怎样跋涉才能走进你那神秘的源头呢？



民以食为天 河南 1980



季节工母亲 1936
多萝西娅·兰格摄

当我从黄河边满载而归的时候，我虽不能说完全领悟到摄影之真谛，却也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拍的大都是系列照片，很少一张一张地发表。我也拍特写，但更多的是注重环境的衬托，尽可能把有时代特点、地域特色的背景拍进去，让观者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摆设什么……我很少逛庙会、赶热闹，拍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我希望100年后的人们看到我的摄影后了解：原来100年前人们是这样生活的。

我也接触到一些如“无思想创作”、“朦胧意识”等等摄影观念，有的作品追求形式的奇特，而忽视了内涵。正所谓虚的东西多了，而真正实实在在、深沉博大的东西却缺乏得很，从而得不到广泛接受，最终只能孤芳自赏，成为过眼烟云。

中国摄影从起步到现在，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曲折。作为一个在这些曲折中沉浮过来的人，我深深意识到：真正长存下来的是那些对生活、对历史有深刻把握的作品。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所有的人并不站在同一个场所。有的在山前，有的在海边，有的在平原边上；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着不动，所有的人都得朝前走。身为摄影者，让我们按着各自对人生的理解去撷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的大千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人。不管起点在哪儿，不管是否已名气在身，只要踏踏实实向前走，我相信定会有收获。

“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谨以法国摄影家布列松给我的题字奉献给各位，当共勉之。

朱宪民

2007年7月写于北京



与农家老两口合影 山西 1995

目录

走近朱宪民

黄河人·朱宪民 / 鲍 昆 / 3

一个儿子的忠诚与爱情 / 李 媚 / 9

忠实而热情地记录历史 / 赵文洪 / 15

旁观者和见证者 / 杨小彦 / 19

诚实对事，诚实对史 / 胡武功 / 21

让摄影成为生活方式 / 林 路 / 23

纪百姓生活之实的先行者 / 石宝琇 / 29

从平民姿态到自由的言语 / 张楚翔 / 31

在没有同谋的路上 / 贺新耘 / 33

时代的表情 / 寇秀兰 / 35

无边无际的瞬间 / 李 媚 / 39

黄河一直在等着你来 / 陈小波 / 41

重温经典

朱宪民摄影作品 / 49

朱宪民年谱 / 216

编后记 / 224

走近朱宪民

CHINA PHOTOGRAPHERS: ZHU XIANMIN

黄河人·朱宪民

鲍昆

在新时期摄影家的风云人物中，朱宪民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1978年离开吉林进入北京，从一个普通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工作人员直到今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其间他还做过一个杂志的主编和一个研究所的所长，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朱宪民都实现了。他这段传奇的经历，恰好和整个新时期的历史重合，所以，解读朱宪民就是从—个角度解读新时期摄影的部分历史。

朱宪民，一个生长在山东和河南交界的黄河岸边的农民子弟，从小聪颖，对未来一直有着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好像并不实际的人生梦想。1959年，不安分的他从家乡出发独闯关东，到辽宁抚顺投奔姨妈，并经人介绍在照相馆做学徒。这是一份对朱宪民来说再好不过的工作，因为照相馆在落后的中国—直是一个最具文明特征的行业。朱宪民在那里工作了三年，直到1963年考到吉林省戏曲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舞台摄影，终于实现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梦想。从小就显露出视觉艺术天赋的朱宪民，命运也似乎分外垂青于他，他幸运地碰到了两个对他毕生从事摄影的关键人物，一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于祝明先生，一个是吉林画报社的郎琦先生。前者给了他—照相馆完全不同的摄影意识，后者则是将他引入专业摄影记者的职业。

1968年，朱宪民戏曲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被郎琦推荐到《吉林画报》当了一名正式记者。这一人生转折才是朱宪民摄影生涯的正式开始。在吉林画报社期间，他拼命工作，所有其他记者不愿意干的活，朱宪民都毫无怨言地接过。比如农村采访报道成了他长年的任务，但却也锻炼了他基本的拍摄能力。那个时代的摄影记者，唯一的任务就是结合政治形势进行宣传报道，所以朱宪民也练就了一套摆布、导演、用摄影遮蔽生活真相的本事，这种摄影拍摄方式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是中国摄影记者基本的工作方式。早期胶卷材料的匮乏，造成拍照有如惜墨如金，为了保证工作的完成，记者们不得不采用稳妥保险的摆布、导演方式，以求最有效率地完成采访任务。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生活越趋政治化的氛围下，摄影的政治宣传作用凸显，摄影表面的纪实性无疑是制造假相的最佳媒介，如果说在50年代前半期摄影还多少保持纪实的真实性，那么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这种摆布造假的方式开始普遍泛滥，并逐渐演



25岁的朱宪民（后排右一）离家九年后第一次回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合影 山东 1968